



莊子集註

四

仁仁
1602
4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46 號
第 4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仁123
1602
4

駢梅
馬蹄
祛篋
在省



北莊子南華真經卷四

日本 東都 巖井文 集註

松本戴

彦根 多和田貞勝同

姫路 石本為延

東都 森謙

明石 津田高文 校

東都 巖井慎

外篇 凡十
五篇

莊子集註 卷四

駢拇 通篇當為一段看此篇論行道德之正者當任其性命之情之義故以有餘於數比

駢拇枝指 沈氏曰駢拇足大指與第二指相連為一也枝指手大指傍枝生一指而六也

出乎性哉而侈於德也 侈通參竹加及大張也言多得故曰出乎性而二者多

附贅縣疣 贅縣疣或既生而後於人所得故曰侈於得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附贅縣疣或既生而後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

之正也 不曰心而曰五臟亦頗奇以上一節一篇

全比伯夷駢拇不足於數而肉有餘亦全比盜跖而此獨言仁義之害而不言淫僻之害者非所主

也 承上如註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

用之指也 侈於人所得與 多方 或曰二 駢枝於五

藏之情者 駢拇與 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

明之用也 淫僻多方皆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

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 黼絳帛以白與黑畫

已相背形煌煌火光也 言皆非至正之明也 而離朱是已 或曰離朱一

者 目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

之聲非乎 黃鐘十一月律陽律長大呂十二月 而師

曠是已 師曠古之聰耳者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

字子野晉公樂師

收名聲使天下簧鼓簧笙竽管中金葉吹則出聲者簧鼓謂騷動以奉

不及之法非乎言非至正之仁也而曾史是已曾參字子輿以孝名

史鱗字子魚以忠名駢於辯者纍瓦結繩崔氏曰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

也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竄逃匿也句猶曲也堅白同異皆當

論名強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沈氏曰敝又作蹙蹙音屑蹙蹙

分外用力之貌言非至正之辯也而楊墨是已楊朱字子居宋人墨翟亦宋人離朱

以上四已字皆惡其偏信物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

至正也及上眼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註上故合者不為

駢似餘不餘而枝者不為跬似多不多長者不為有餘短者

不為不足證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

之則悲論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曰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沈氏曰去字疑有誤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承憂字

噫言非正正也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言失性命之情也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駢拇不足於數而肉有餘喻盜跖類決之喻死於東陵類枝於

手者齧之則啼枝指有餘於數喻伯夷類二者或有

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憂者決之則泣齧之則啼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陸曰蒿目者心有憂勞不欲矐視故

如蒿也是有餘於數也半閉其目則見其睫蒙茸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號貴富是饕餮也刀反猶貪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承意通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眼。忘。憂字。囂。囂。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

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金木之實類多爾屈折禮樂响俞仁

義俞通喻疏曰响喻猶媚撫也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

也承上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

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

以纏索離通麗猶言附著索繩索也兩股曰纏故天下誘然皆生而

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

今不二不可虧也言常然之道古則仁義又奚連今不可虧也

連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眼使天下惑

矣謂禍夫小惑易方承上大惑易性習為性也何以知

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招音橋揭舉也撓猶亂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眼與陸

何以獨舉有虞夫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

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以至至德升聞帝命以位

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故嘗試論之自三

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物萬物也言虞舜已易性

而況其小人則以身殉利也殉通循巡順也下皆同士則以身

下乎

殉名以下汲及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謂小人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

以身為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穀通獲方言曰荆淮

海岱之間，罵奴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

書策同策此有餘，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林曰投

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二人者，事

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死

有餘於數也，首盜，死利於東陵之上死利不足

曰東陵者，山名，又云，即二人者，所死不同，一死利

眼。志。上。

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

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

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謂盜跖與伯夷同，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

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

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呂曰俞兒古

淮南子作史兒，尺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為人主食，一云黃帝時人，一云齊人，屬其性乎

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結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眼。目。臧於其德而已矣。即下所謂任其性命。承上。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情是也。文異意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初。節道。德。之正是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眼。目。自聞而已矣。自見。亦皆謂。及上。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亦皆謂。及上。自見而已矣。任性命之情。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結。篇。眼。目。余愧乎道德。余。莊。周。自謂也。是

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仁義謂伯夷。淫僻謂盜跖。此篇無段落。節節相追。終始一條。如連珠。然故趣意。註篇名之下耳。

馬蹄。此篇論素樸而民性得矣。而為仁義聖人之過也之義。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翹。起舉也。陸。猶陸。離之陸。謂高跳。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

臺路寢。無所用之。范曰。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

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門。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

舉儀。臺路寢。總以下馬傷性。宮室之全言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范曰。伯樂。姓孫。名陽。

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燒之。剔之。刻之。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雉之燒燒毛也別毛也刻刻連之以羈羈頭也

足也即前鞅編之以阜棧阜養馬器也木為柵曰棧馬之

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疾走曰馳小疾曰驟整

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林曰楸銜也飾而後有鞭

策之威策同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下曰亦治天

故此不曰伯又譬陶者曰我善治埴埴音寔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

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結。眼。目。此亦治天下者

之過也此節論伯樂用智皆因聖人以仁吾意善

治天下者不然胎下赫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

食是謂同德民性得一而不黨而不黨上。下。彼。此。一。同。命

曰天放命通名天放天之所故至德之世即赫其

行填填音真安其視顛顛專意當是時也山無蹊

隧不侵山澤無舟梁不侵水萬物羣生連屬其鄉

各得其禽獸成羣草木遂長馬未見作樂埴木是

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

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

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渾全也同乎無欲是謂素結

樸一。篇之綱。頌。素樸而民性得矣此節論至德之世所天放素樸及至聖人及上

斃為仁蹠跂為義斃斃分外用心力貌蹠去聲丈而

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澶音憚澶漫淫行也摘僻為禮僻通

曰摘擗用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以下論

畫犧牛樽也宗廟重器白玉不毀孰為珪璋上銳下方曰珪半璋曰璋朝聘

重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

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結

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此節

論聖人以仁義治天下之過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

相靡靡通怒則分背相蹠蹠猶蹠也范氏曰馬之

相馬知已此矣夫加之所以至盜以衡扼扼通

齊之以月題陸曰頭之額而馬知介倪介音戛猶

睨介睨闔扼驚曼闔扼闔猶曲司馬曰言曲頸於

輓也曼突也不受羈輓以抵突也驚曼未詳林曰驚

勒而相抵突之狀詭銜竊轡陸曰詭銜者詐受

其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

之時蓋上古帝王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舍哺而

熙熙猶戲或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

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縣，范氏曰：如縣物。而使人跂足及之也。而民乃始蹠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節重論馬之真性，所以亂而至盜。聖人之過之義，此篇亦一篇一段。

胠篋

此篇論好知之所以亂天下，亦駁僻學之徒。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鐻。
滕，丘於反，自旁開也。攝，猶言收錄也。緘，以滕束也。滕，緘繩也。然曰緘滕，皆繩也。扃，外閉之環。鐻，與鑰同。鑲有舌者。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鐻之不固也。

喻聖知之結起下節。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
此節一篇之趣，承上意，以譬起論。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

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人庶故雞，罔罟之所布，網罟通未耨之所刺，方二

千餘里，地大而闔四竟之內，闔猶合，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四井為邑，三家為屋，二

家為閭，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曲界之言也。謂鄉里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陳恒也，殺其君

簡公事見哀十二年傳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忘上并與其聖知之
 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言在于盜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
 有齊國焦曰自田敬仲至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
 其聖忘上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通篇痛譏好知
 證田成子蓋田成子之我君古今所惡而至十二
 世不可制者因甲于好知也以見好知害之所以
 多承聖知字加兩至字架層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
 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
 然邪證昔者龍逢斬夏桀比干剖中分曰剖殷紂長

弘脰脰與脰同音以劔腸也長弘子胥靡靡猶言
 吳王夫差投伍結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四子
 子胥於江中皆賢而徒取戮而已是至又證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
 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
 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
 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是至知為
 證以下論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謂四子之
 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
 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言世善
 人明君

少也、救之聖、知非所及也、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

薄而邯鄲圍、

二事皆喻害及所不慮、疏曰、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

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今送酒以告禮、方責其薄、無乃

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之、今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又淮

南、子曰、楚會諸侯、魯趙與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

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實聖人生而大盜起、言欲利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

聖人、猶擊、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郭曰、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

聖、知天下平而無故矣、故猶反上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以下

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譬為之斗斛以

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

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

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

知其然邪、證彼竊鉤者誅、鉤帶竊國者為諸侯、卽田成子

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忘上聖知邪、以下故

逐於大盜、慕大盜而揭諸侯、合從連竊仁義、并斗

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

之威弗能禁小盜效大盜之貪故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眼。尤。上。是乃聖人之過也證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實。二。向。一篇之。綱。領。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此節論至知為大盜積至聖為大盜守皆所以重利盜跖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聖人用之而利天下小人用之而害天下故曰至知為大盜積至聖為大盜守皆寓言耳讀者承上。眼。目。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以下諸句皆波反母拘。擿玉毀珠擿。同。擿。投。弃。也。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扑鄙擗。猶。擊。擗斗折衡擗。猶。擊。而民不爭林曰。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之意殫殘天下之聖法殫。猶。盡。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寒馨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擗。音。列。猶。折。擗工倕之指子。眼。四。句。趣。意。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證。老。故曰大巧若拙子。眼。四。句。趣。意。削曾史之行銷楊墨之口以下四句皆忘上離。朱等。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朱等。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結。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燭。音。藥。猶。法之所無用也此節論絕。承上。子獨不知至德之

莊子集註 卷四 十一 駢拇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林曰：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義神農見於經。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不求也。美其服，不求也。樂其俗，不求也。安其居，安其居也。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及上。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譏好學及棄親棄主。則是上好知之過也。承上起下。無

道則天下大亂矣。眼。何以知其然邪？證。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罾，魚網有機者，筍，竹器，承梁以取魚者。削格羅落罝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林曰：削格，猶漢書曰：儲罝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亦有之。罝，罟亦網也。羅，落連竹遮獸者。知詐漸毒，頡滑，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李氏曰：漸，毒漸漬之毒。頡，飛上也。謂凌人。林曰：滑，汨亂也。解，垢。與喫，誦通。巧言力爭貌。故天下每每大亂，李曰：每每，猶昏昏。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

已善者言舍求諸己而唯求諸人耳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

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墮猶惛與之蟲

惛憂苦也與乳充反劣弱也故惛與為蟲動貌肖翹之物肖小象也翹尾起也謂雞穀類

莫不失其性害及萬物也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

三代以下者是已掉尾舍夫種種之民種種猶而悅夫

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惇惇之意惇同

也語惇惇已亂天下矣此節論至德之世無為而至

此篇亦一篇一段在宥此篇論治天下者無為從天而可安其性命之情之義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呂曰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宥

者放之而不縱分說在宥二字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

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淫性遷德皆為物所牽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此節謂無為而天下治之義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

是不恬也恬安靜也言所謂有為驩虞如也桀之治

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瘁同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

天下無之德謂承堯無為入大喜邪毗於陽毗偏輔也毗陽所謂溢美指堯

欣承桀大怒邪毗於陰所謂溢惡陰陽并毗四時不至

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

不恬居處無常行思慮不自得心中道不成章事

於其極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喬高而曲也詰責問也

也桀所化堯所化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

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言賞罰皆不勝故天下之

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句句焉喧擾貌不

云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此節論堯

桀有為余波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

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

禮邪是相於技也相猶助技鄙事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

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藝六藝說知邪是相於疵也疵

疾類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八者謂明聰仁義禮樂聖知而曰反上天下將不安其

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鬻卷捨囊而亂天下也鬻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

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儻同舞三句結吾若是何

哉。此節論不安性命之情者之皆所以惑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

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四句證老子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謂不無擢

其聰明謂不擾外尺居外曲禮云坐如尺是也而龍見外淵默

而雷聲外神動而天隨況人從容無為而萬物

炊累焉劉曰謂萬物皆圍吾生有吾又何暇治天

下哉。此節謂治天下可以無為此段論無為而崔

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女慎

無撓人心亂也人心排下而進上排推斥也郭曰

則上言其上下囚殺或如囚淖約柔乎剛強淖通

約柔順貌此句可疑蓋廉劇彫琢謂刻烈林曰其

熱焦火或喜怒其寒凝冰或恐懼其疾俛仰之間

而再撫四海之外俛同俯撫字可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縣而天縣通懸或上僨驕而不可係者其

唯人心乎僨通奮奮驕謂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胈音拔股脛無毛以

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內以為仁義外矜其血氣

猶伐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不可喜怒，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蕩德滅性也。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好知害民也。於是乎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林曰：鈞，錐繩繩墨推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也。墨黥涅也。天下脊脊大亂，脊脊或曰相踐也。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謂藉也。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謂徒憂之無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謂下云非。桁楊者相推也。械在足及頸曰桁楊。刑

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總論上

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

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接摺音接。習，桁楊之梁，桎木，梏所以入鑿，言下聖知為桎楊之關，而仁義為桎梏之關也。焉知曾

史之不為桀跖噉矢也。噉，大呼也。所謂鳴箭言曾史為桀跖之備也。故

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此段論仁義聖知徒擾人心耳，而不可治天下。

承絕聖知天下治。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十九年七

義，潤之數。聞

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空同或作崆峒山名爾雅曰北戴斗極為空同故

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

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

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其問似大而皆有所為之事廣成子曰而

所欲問者物之質也郭曰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而所欲官者

物之殘也郭曰不任其自爾矣時自而治天下雲氣不

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失明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翦翦佞貌或云善辯也又奚足以語至

道黃帝自顧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四句皆修

己之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似黃帝順下風

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尊敬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

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蹷然而起

曰音義曰蹷然驚而起也善哉問乎林曰不曰治天下而來曰治身故以為善問來

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林曰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

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林曰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閉

也抱神以靜慎內形將自正外正也必靜精必清目

無勞女形外無搖女精內乃可以長生日無所見

耳無所聞心無所知言見可見聞可聞知可知故下所字女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精神閉女外耳目多知為敗我為

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即至道之精也為

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即至道之極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物謂證已長生萬物我守

其一道以處其和德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常衰常通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此節黃帝聞至道之精與極而悟其要故稱廣成子而為天廣成子曰來余語

女彼其物無窮道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

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以帝言失

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以庶民言今夫百昌皆生於

土而反於土百昌萬物也曰故余將去女入無窮

之門以遊無極之野日門日野皆謂天吾與日月參光吾

與天地為常謂隨時當我緝乎遠我昏乎緝音閱猶

而來者緝乎不拒背己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獨

謂精神此節論天道無窮無測此承天字雲將東遊過扶

搖之枝而適遭鴻蒙承上段天字故引雲將扶搖

也鴻蒙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

止倘然忽贄然立贄然屹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鴻蒙拊脾雀躍一字有趣不輟不顧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

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始輟拊躍非應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六氣陰陽

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為之奈

何願合精育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

知不無為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

所求猖狂不知所往林曰猖狂遊者鞅掌以觀無

妄鞅者所以繫物故鞅掌為拘係貌鞅朕又何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

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喜不

之言不如無為之義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言逆天故解

獸之羣而鳥皆夜鳴驚懼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

治人之過也意通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

毒哉毒哉猶僂僂乎歸矣僂僂行遷貌言雲將曰

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汝徒上

林曰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處無為而物自

化、以下皆無為之註墮爾形體、離形也吐爾聰明、棄知也倫與物忘、倫通淪猶

沒、林曰大同乎溟溟、溟溟無形無始也解心釋神、無我

莫然無魂、莫然安定貌萬物云云、各復其根、云云

貌言物各各復其根而不知、言不知其所以渾渾沌沌、言

知無終身不離、郭曰不離、二句及說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

問其名、無闕其情、物故自生、任物自然耳雲將曰、天降

朕以德、示朕以默、無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

首、起辭而行、此段論不得已而治民世俗之人、皆

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好倭己者、惡

情之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

心也、欲為物先、眾夫以出乎眾為心者、曷常出乎

眾哉、常通嘗、言欲因眾以寧所聞、尚且不如眾技

眾矣、任眾所為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

利、攬猶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言

道術而願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

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

喪矣、言存國萬無一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

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言有大物

也、而不物、不物也、故能物物、物反為己有也、明乎物物者之

非物也、言明能物物之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哉、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

之人、是之謂至貴、以上無為、能物也、大人之教、若形之

於影、聲之於響、響、通響、所謂君子之德、草也、有問而應之、

盡其所懷、無私應之、故、為天下配、無所不容、處乎無嚮、

行乎無方、二句皆謂無常處、挈汝適、復之撓撓、郭曰、撓撓、自動也、提

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以遊無端、道大、出入無旁、旁、通

之性、即無為之至也、與日無始、日、新、頌論形軀、從其形而頌論、合乎大同、大

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謂無有、結起下、觀有者、昔之

君子、言大人、雖以無為、觀無者、天地之友、以上大人無為之教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

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

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

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

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

不恃、薄於義而不積、薄、通、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

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
結二十句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反詰不明於天者、不
純純於德、純、猶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眼不明於道者、
承上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
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此段論有為與無為之異

南華經卷四終

